我家住在运河边

在老沧州城，出了南门最热闹的莫过于牛市街、大集。从清末到1960年代，在牛市街南头、大集的西北侧，曾有家茶馆。茶馆里不卖茶，卖的是开水，这户张姓人家也因忠厚朴实、童叟无欺，在附近留下了好名声——

张家茶馆不卖茶

本报记者 杨静然

泥土砌的灶台上，墩着一口又大又圆的铁锅，热腾腾的蒸汽从锅盖边儿缓缓升起。“水开了……”随着一声吆喝，七八个铁壶里被灌满了开水。水汽氤氲，茶馆里顷刻间人流涌动，人们拎着水壶、茶杯来排队打水，“吸溜”声此起彼伏。水汽、茶香缓缓弥漫张家茶馆的每一个角落……这是张志刚儿时的记忆，也是张家几代人用心守护的老行当。

到了68岁的张志刚这一代，茶馆的辉煌已成往事，但运河记忆从未远去。

“人们的生活与大运河密不可分，依托大运河而形成的烟火气，已经深深融入两岸居民的生活中。”张志刚说。

依河而生老茶馆

曾几何时，沧州运河各大码头人来人往、热闹非凡，人们从正月十六“遛百病”、早春“开河鲜”到端午节“斗龙舟”；从中元节“放河灯”、秋天赛菊到寒冬腊月“藏冰”……在张志刚的心里，运河既是母亲河，也充满了人文气息，河湾深处，诗意弥漫。

“牛市街是南门外的第一条街，因养牛、卖牛的人多而得名，也是南门外最热闹的街道。”张志刚说，解放桥过去是一座木桥，桥西侧为菜市口，桥东为牛市街。

那时的沧州百姓，衣食住行几乎都和运河相关，饮水更是离不开运河，担水卖水，便成了一种职业。家中有年轻劳力的，可以自己去挑水，但大多数人都要找“卖水人”买水吃、用。

张志刚回忆，自家的茶馆就在牛市街南头、大集西北侧。名字叫张家茶馆，但不卖茶，卖的是开水。

“早些年，普通人家买不起煤，就连柴火都得省着用。烧热水，对于他们来说，有点奢侈。”他说，之所以不卖茶，主要是茶叶进货麻烦，家中无人前去。而且，过去卖水的铺子不叫“水铺”，而叫茶馆。

于是，便衍生出了卖开水的行当。水，是运河里挑上来的水。运水，则是用木质的“大嘴子”车。比起用肩膀一担一担地挑水，简易的木质水车容量能达到30升，推送起来也更加方便。

张家茶馆于清末开张营业，主要由张志刚的二爷爷张宝升打理，但也是整个家族的营生。

茶馆由3间房组成，茶馆北面有条胡同，住的都是张家人。全家老少整日围着茶馆转，有的挑水，有的烧水、灌水，还有的算账、招呼客人。

“每天早上，二爷爷在茶馆门口喊一嗓子‘水开了’，不大的胡同里，人们便鱼贯而出，来茶馆排队打水。‘一个大子’一壶水。”他说，最热闹的要数赶大集时。四里八乡的百姓背着粗布褡裢，里面除了钱就是粮食。饿了，就拿出块玉米饼子，再到张家茶馆买碗开水，一块一块泡入水中，伴着腾腾热汽，就是一顿美味的餐食。

如果想喝茶水，也可以自带茶叶来茶馆冲泡。

遥想当年，茶馆里，家长里短，浓浓乡音随着水汽弥漫开来，对于忙碌的百姓们来说，时间久了，张家茶馆就是生活的一部分，打上一壶开水，这一天才算真正开始。

凛凛武者豪侠风

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家家通了自来水，茶馆也日渐式微。1962年，张家茶馆正式关门歇业。然而，张家的传奇故事却依然在延续。

南门外的张家，除了茶馆远近闻名，还有张家人对武术的热爱与传承。尤其是张志刚的爷爷张宝安。

张志刚一直珍藏着爷爷的3张照片。照片中的张宝安，无论是与人过招，还是正襟端坐，银色长髯永远飘在胸前。

谈起爷爷的点点滴滴，张志刚不禁感慨万千。

张宝安年幼时，便跟随舅父、沧州武术名家马云龙学习滑拳、查拳。大6岁的王子平是他师兄。后来，他又拜武术名家王振鹏为师学习滑拳，从此深得查滑精要。

“爷爷一不会种地，二不会经商，一辈子就爱武术。他还精通少林、燕青、太极、六合、八极、太祖等。”他说。

民国初年，张宝安在沧县县立小学（今运河区回民小学）任武术教师，因武艺超群，曾被举荐到曹锟国术馆，也曾与师兄王子平一同去南京国术馆授艺。抗日战争时期，任傅作义警卫团武术教官。

左三为张宝安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他的大儿子被日本人抓走了，一直生死不明；二儿子为抗日参加国民党，后来在淮海战役中起义，新中国成立后才父子相见。张宝安辗转来到济南，在济南镖局任职，渐渐声名大振，江湖美誉“安公走镖，路路皆通”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张宝安回到沧州，习武之余，还做接骨医生。

1953年，沧州市组队参加在天津举办的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大会，张宝安被任命为领队。这次比赛，他收获很大。一是女儿张淑祯获得武术比赛女子第一名；二是与师兄王子平久别重逢。王子平赞赏他德艺双馨，亲自为他写下“南山擒猛虎，北海伏蛟龙”，这也是王子平为沧州籍武术家题写的唯一一幅书法作品。从少年到白头，二人是一生的挚友。

1962年，沧州市政府成立武术研究室，张宝安被委以主任之职，担负起弘扬沧州武术的重任，整理、挖掘沧州传统武术。

坚守武艺几代人

武者的正义凛然、宽厚仁爱等，在张家人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

一次，张宝安看到一个流浪孩子，细问之下才得知，孩子是吴桥人，战乱之中父母双亡，四处乞讨为生。张宝安收留了他，教他武艺，帮他成家。

解放战争时期，张宝安就曾以张家茶馆为掩护，带领全家担负起沧州至天津地下情报的联络工作，掩护过多位共产党员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市委领导专门找到张宝安，委以沧州武术传承发扬的重任。

张宝安的两个儿子张秉文、张秉武从小耳濡目染，心怀正义，曾参加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战争。儿子张秉武的妻子与其姐姐乔装打扮成乞丐，经常秘密地为我党传递情报。姐妹俩行事果敢，在建国街一带很有威望。

到了张志刚这一代，依然选择从军。他小时候跟随爷爷练武，因武艺出众，15岁就被特招为少数民族士兵。1971年，他随部队开赴祖国北疆，在一次执行任务时，不幸失去了左眼。张志刚一生热爱武术，年逾古稀，依然义务授徒。

为了传承爷爷的武术精神，张志刚和儿子翻阅了家传古籍，精心复刻出爷爷曾经使用过的十八般兵器，摆满了他的小院和西厢房。

如今，张志刚的儿子、孙子坚持习武，他们身怀查、滑、六合、太祖等多门武艺，在许多国内外大赛上展露英姿。

大运河通航了，张志刚和家人泛舟水上，脑海里，浮想起老一辈依河而居的一幕幕情景——那个喧嚣热闹、充满烟火气息的茶馆；那个嗜武如命、为弘扬武术文化奉献一生的老者；那些运河边的童年记忆……随着运河滔滔流水，绵延不绝。

最是书香能致远

张永祥

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，我迷上了连环画。小人书的封面一般都是彩色画面，内页则多为黑白。一本小人书往往多达上百页，在画面的下方或者图中都配有相应的文字解说。

记得上课的时候把小人书悄悄藏在课本下面聚精会神地看，被老师发现狠狠地批；也曾因为只顾看小人书，耽误了做作业；还曾被小人书精彩的故事情节深深吸引，打着手电筒躲在被窝里看到深夜……

作为一个“70后”，整个小学阶段，我所拥有的全部书本除了一本《新华字典》和每学期学校发的课本外，便只是几本小人书，但是我却很喜欢。

小学阶段，几乎每个同学家里或多或少都会有几本小人书。那时候因为家庭条件所限，大人给的零花钱少得可怜，很多时候，我都会把自己拥有的小人书和同学们进行交换。拿到小人书的那一刻，找个安静的地方迫不及待地打开看。

那时小人书对我的诱惑力，绝不亚于现在的孩子打网络游戏。从小人书里，我知道了很多有趣的故事：小兵张嘎戏弄鬼子兵、武松景阳冈打老虎、诸葛亮草船借箭、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、三英战吕布、岳母刺字……

光顾书摊，是那时最惬意的事情。阅读是我最愉快的童年回忆，对大千世界的认知，也是从阅读开始的。

到了初中的时候，除了唐诗宋词、元曲、文言文，现代文学也开始了，即便如此我也没停下课外阅读，《民间文学》《呼家将》《天街女儿梦》，印象最深的就是金庸写的《射雕英雄传》，江湖带来的磨难和成长，萌发了我走出乡村的梦想。

到了高中的时候，学业比以前繁重起来，看的书不算太多，有《读者》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《聊斋志异》等。

到了高校，读的书很杂很多了。随着阅读、思考的不断深入，我也开始撰写属于自己的“书”。作品散见于《百家论坛》《沧州日报》等各媒体。长篇网络小说《向北漂，往南流》《程咬金日记》先后在喜马拉雅有声出版，其他几部中、长篇小说也在创作中，很快即将问世。

最是书香能致远。阅读是收纳，是装载，是聆听，更是引领。有人说：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一个人的精神成长史。在我看来，阅读就是为了寻找内心的安宁，阅读为自己打开新世界的窗口，也是不断完善自己的过程。

阅读是最经济的生活方式，阅读是一项不错的爱好。每个人都应该有至少一项爱好，爱好可以使人减少孤独。下棋需要两个人，打牌至少得三个人，打麻将四个人，打球是一群人玩的游戏，唯有读书一个人就行了，你不需找伴，对场地也没啥过分的要求，多好！

阅读，就是最优质的保健品，只要你愿意，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。

最是书香能致远。阅读对于我最大的意义，就是帮助我看到别人看不到的风景，听到别人听不懂的天籁，闻到别人闻不到的芬芳，感受生活之外的感动。一个温暖的午后，或是一个安静的夜晚……找一本喜欢的书，独自一个人尝试着与自己好好相处，毕竟这一生很多时候都要一个人面对。

一本好书，甚至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，贯穿我们的生命。

书读多了，很多时候，有人以为许多读过的书都已成为过眼烟云，不复记忆。其实它们仍是在潜在的气质、谈吐、胸襟中，当然最可能显露在生活和文字中。

回忆学生时代的阅读往事，心中常常涌起一种幸福。与主人公一起欢笑、一起流泪的日子，像一条温柔的小溪静静地流淌在心中。

最是书香能致远。阅读就像树的年轮一样，标志着你的青春、你的苍老、你的幸福、你的悲伤，给你带来人生意义和价值。你的阅读痕迹勾勒出你自己内在生命成长的一部精神自传，也就是说，你的生命不着一字却尽得风流。

循光前行好读书

胡庆军

对于读书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得体会。很多时候，面对生活，书或许是温暖我们最原始的力量，更是我们思考的源泉。空闲之余，多读读书，你一定会发现自己比以前思维更加敏锐、情感更加细腻。

在生命之上，在光阴之上，如果说还有什么可以帮助到我们所有的人，那一定是读书了。在日子的交替中感受文化的潮汐，在阅读中让我们看到真实的力量、见证思考的魅力、锚定时代的坐标。

摩挲纸张，嗅着书香，阅读那些闪烁着智慧的作品，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呀。没事的时候，我喜欢一个人泡一杯清茶，独坐窗前，读那些看过很多遍的老书或者刚刚出版的新书，每次读都有不同的感受。记得小时候，那时交通不像现在这样方便，只有离家5公里外的镇上有一家书店，店面不是很大，却很干净。每到节假日，那里便成了我和伙伴们的天堂。从连环画到各种晦涩难懂的名著，应有尽有。没有空调的书店里，充满着汗味和纸张的味道，头顶的风扇“吱吱”地转着，吹来的风轻轻拂过发梢，让聚精会神读书的我们成了那个年代最真实的光阴。很多次，为了买到心仪的书籍，我会周日清晨步行去镇上，一路小跑，除了往返的时间，一天都会泡在书店里，直到书店打烊才依依不舍地跑步回家。说实话，从那时开始，我对书店便充满了敬畏。

后来，长大了，家乡镇上的那家书店早已寻不到影子了，但每次回老家我都会去旧址站一会、看一看，仿佛与老友重逢般高兴。童年步行5公里买书、看书的时间，是一个小孩子隐秘的快乐时光。

那时没有网络、没有快递、没有网购，遇到自己喜欢的书，会省下父母给的饭钱千方百计也要买来，那种纠结、矛盾的心态是童年的常态。有时钱好不容易攒齐了，跑到书店，但想买的书却售罄了，于是就会有些难过甚至会哭。那个年代，课外书不多，偶尔买回一本，便视作珍宝，包上书皮，大家传阅着看。而每每看到我们读书，父母的目光里就隐隐地闪着光，恍若看到希望。

过了很多年，我也搬了很多次家，扔掉了很多东西，但有些书籍却一直和我相伴，那些读过的书里有我的人生，虽然很多时光再也回不去了。

回想过去读书的时光，我也会捧着书沉思，无论如何，读书的时光是美好的！从童年到暮年，从午后读到黄昏，大声朗读或者安静地默读，都是幸福流淌的阅读时光。读书，推动着你的认知不断走向深入，远离浮躁，远离肤浅。

读书如同把封闭的墙凿开一道缝隙，让我们循光前行。阅读，如同一股清流，慰藉了无数恐惧紧张疲惫的心灵，带来温暖、振奋和感动。

“胸藏文墨怀若谷，腹有诗书气自华。”在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升的今天，阅读正成为人民群众的重要生活方式，成为引领和谐文明的重要引擎。阅读是令读书人惬意的小事，也是奠定一座城市乃至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大事。

读书不觉已春深，一寸光阴一寸金。一杯茶一本书，伴我度过了许多宁静的时光，倘若哪天没读书，我便会觉得心里空落落的，好似白过了一天。

阅读，让光阴那般幸福而温暖。

“泊头桑椹”杯·全民读书大赛
征文邮箱：857171805@qq.com
电　　话：0317-3155702
演讲、视频邮箱：hxyxyszx@163.com
电　　话：15131760069

“陕西王”在青县

杨静然 杨海利 于长青

“陕西王”原名王渭，又名王义民，是陕西人。1939年在青县曹寺乡西部村庄（当时属大城县辖）一带参加抗日斗争。他作战勇猛、胆大心细，经常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，令敌人闻名丧胆。因此，当时这一带的人们都亲切称他为“陕西王”。

壮大抗日力量

1940年，刚刚遭受过一场洪灾的大城、青县交界一带的百姓，生活异常艰难，日伪反动派也猖狂至极——经济上征收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；军事上采取“铁壁合围”等，妄图把抗日力量扼杀在困境之中。

1942年是冀中抗日斗争艰苦的一年，那年5月，侵华日军纠集日伪军5万余人，在空军的配合下，出动坦克、装甲车几百辆，对冀中军民发动了空前残酷的大扫荡。沿途村庄惨遭洗劫，尸骨遍野，各地的抗日组织都遭到了严重破坏。在这危急关头，青县、大城县各区干部于8月中旬参加了“白洋淀会议”。冀中三区区委组织委员王渭也参加了会议。会议结束，王渭和区委书记等开会分析三区的斗争形势，商讨下一步的斗争策略。其间，敌人利用汉奸和便衣特务疯狂抓捕抗日干部。仅在贾村、关家务一带，就抓捕了8名八路军战士。

王渭很快便察觉出了异常，每次有八路军进村，工作时间不长就会被敌人发现，很多村里的工作无法开展。他根据分析的情况决定锄奸，以便更好地开展工作。

当时，曹寺乡一带的群众基础良好，在大家的帮助下，他们采取诱敌战打击敌人，处决了几个密探，把敌人的嚣张气焰打压了下去，使青大交界地区的抗日局面有了好转。

在这种形势下，党组织决定把区干部分为若干小组，深入到各村宣传抗日救亡运动、秘密建立人民武装，为抗日的全面反攻做好准备。王渭和当时的区助理员多次到流远庄一带召开群众大会，宣传斗争形势。到1943年年底，全县除少数敌人占领的据点外，抗日活动日渐高涨，群众斗争遍及各村。

机智引开敌人

1944年，冀中各抗日战场进入全面反攻阶段，胜利指日可待。而敌伪也更加嚣张，试图做最后的挣扎。

这年夏天，一个漆黑的夜里，王渭等人在周庄子（现曹寺镇西周庄村）党支部书记于长勇家的地道里开会，研究对敌作战的方案。散会时已是拂晓，大家刚躺下休息，就听见远处传来一声枪响。大家一个激灵起身，做好了战斗准备。不一会儿，有人报告说，里坦镇的几百日伪军包围了村子。情况紧急，刻不容缓，几个人迅速选择了突围路线。刚撤至村口，后面的敌人便追了上来，激烈的枪声在村边响起。这时，已经有几位战士负伤，还有的中弹牺牲。

危急关头，王渭不顾个人安危，冲上前去引开敌人，掩护其他同志转移。敌人果然上了钩，朝王渭追去。

那年雨水大，大小河沟都涨满了水，王渭沿着一条水沟，一边向敌人开枪一边跑，借着熟悉的地势，蹚过了几条水沟。而敌人却始终紧追不舍。突然，他左腿中弹，一下子跌倒在地，鲜血顺着裤腿流了下来。这时，敌人也越来越近，他爬上沟坡，匍匐着来到一条河边，然后忍着疼痛游到河对岸，隐蔽在一片高粱地里。幸运的是，很快被附近的百姓发现，在他们的掩护下，王渭被安置在一户村民家养伤。

为革命事业壮烈牺牲

经过一段时间的疗养，王渭的伤势日渐好转。这个坚强的革命战士看到斗争形势日益高涨，抗日烽火已燃遍全国，他再也待不住了。恰在这时，外面纷纷传言王渭已经被敌人抓住杀害了。王渭又拿起武器，投入到战斗中去。

暮秋的一天，王渭和另外两名战士去骆贾村执行任务，当他们完成任务快要出村时，突然和敌人遭遇。突围时，一位战士牺牲了。他和另一名战士刚撤离，又与另一股敌人相遇。敌人的一颗手榴弹滚到战士的身边。王渭见势不好，一下子扑倒在他身上，“轰”地一声巨响，手榴弹爆炸，王渭身负重伤。战士赶紧把王渭背到附近的一个堡垒户家。十几天后，又转移到了堡垒户刘大娘家里。

王渭住到刘大娘家里后受到了大娘慈母般的照顾，但由于伤势太重，再加上药品奇缺，他的伤口不断恶化。

一个寒冷的夜晚，窗外飘着雪花，一名村干部从家里拿来一件新棉袄，给王渭穿在身上。乡亲们一双双温暖的手，让刚刚苏醒过来的王渭热泪盈眶。他使尽全身力气，拉住刘大娘的手，声音颤抖地说：“大娘，这些日子，您为我操碎了心，可我无法报答您了……”

窗外，雪花轻盈无声地飘洒着，落满了房屋、地面，压弯了树梢枝头，一切都显得那么庄严。年仅24岁的抗日战士远离故乡，在抗日战场上、冀中平原这片他热爱的土地上，慢慢地合上了双眼。乡亲们眼含热泪安葬了王渭烈士。

直到现在，“陕西王”王渭的故事仍在这一带传扬。当地老人经常坐在一起回忆烈士的点滴往事。

往事悠悠